

# 旅游地特色街区的非地方化: 制度脱嵌视角的解释

孙九霞<sup>1,2</sup>, 黄秀波<sup>1,2,3</sup>, 王学基<sup>1,2</sup>

(1.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 广东 广州 510275; 2. 中山大学旅游休闲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广东 广州 510275;

3. 广东财经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 广东 广州 510320)

**[摘要]** 旅游发展与地方性之间存在既融合又冲突的矛盾关系, 旅游一方面依赖于独特的地方性而产生, 同时又推动地方快速卷入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而逐渐消弭地方性, 使得旅游地日趋表现出“无地方性”。文章针对阳朔西街典型案例, 采用观察、深度访谈、文本分析等方法, 基于对地方性和无地方性相关理论的分析, 探讨了旅游地特色街区的“非地方”过程与趋势, 并从制度嵌入性的视角分析了旅游地特色街区出现“非地方化”的动因。结果表明: 随着旅游发展条件的改变, 西街的原有地方景观形态和空间功能发生嬗变, 同质化的空间实践使得地方脱离了与本地历史和社会传统的联结, 地方文化意义也发生流变, 地方因此呈现“非地方”趋势; 制度脱嵌可作为地方走向非地方的理论解释, 正式制度脱嵌表征为政府管制缺位, 非正式制度脱嵌表征为地方文化缺失, 两者共同加速了西街的“非地方化”。文章关注现代性和流动性背景下旅游特色街区所面临的“非地方”趋势, 是对地方与非地方理论的实证补充, 有助于加深对旅游与地方性之间关系的再认识, 从而促进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地方; 非地方; 制度脱嵌; 旅游特色街区; 阳朔西街  
**[中图分类号]** F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006(2017)09-0024-10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09.008

**[基金项目]** 本研究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利用研究”(15ZDB118)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空间再生产: 跨学科视野下的多案例实证研究”(41171124)资助。[This study was supported by grants from the Major Project of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to SUN Jiuxia) (No.15ZDB118) and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to SUN Jiuxia) (No.41171124).]

**[收稿日期]** 2017-01-10; **[修订日期]** 2017-04-29

**[作者简介]** 孙九霞(1969—), 女, 山东寿光人,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旅游人类学、社区旅游、旅游与族群关系, E-mail: sunjx@mail.sysu.edu.cn; 黄秀波(1988—), 男, 广东信宜人,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旅游政治、旅游与社区发展, E-mail: hxiubo3@mail2.sysu.edu.cn; 王学基(1990—), 男, 山东泰安人,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旅游流动, E-mail: wxji@mail2.sysu.edu.cn, 通讯作者。

## 引言: 一个悖论

旅游作为一种在非惯常环境下进行的消费活动, 旅游者追求的是异质化体验, 因此, 相对“实在”的地方性是旅游目的地持续发展的前提<sup>[1]</sup>, 同时, 旅游目的地最核心的竞争力往往源于其差异性, 即本身有别于其他地方的内涵与意义<sup>[2]</sup>, 没有了这种差异性和地方性, 一个地方也就难以成为与客源地和日常生活空间相对的旅游目的地。然而, 地方旅游发展在依赖于地方性的同时, 旅游也正在制造同质化进而消弭地方性: 旅游地作为旅游消费活动的场所, 越来越多的出现麦当劳、真功夫等快餐店, 连锁酒店、酒吧等来自世界各地的品牌, 以及与当地无关的旅游纪念品等。作为承载地方记忆与地方精神的旅游特色街区(或历史旅游街区)也正在经历商业化与趋同化, 越来越多的“假历史街区”“假古建”在全国各地涌现, 千篇一律的建筑风格和“历史味道”“旅游建筑”反客为主的将原始景观变成“孤岛”<sup>[3]</sup>, 大量本地居民迁出, 街面全部变成各类商铺(主要面向游客而非本地居民), 来自全国的各类旅游纪念品和仿古文物充斥其中, 酒吧、餐馆、客栈等鳞次栉比。于是, 历史旅游街区呈现出“千街一面”和“千店一面”的商业化与同质化格局。这种“旅游依赖于差异地方性, 同时消弭地方性、走向同质化”的现象类似于 Wood 对大众旅游全球化所导致的奇怪矛盾现象的观察: 旅游的出现是看作差异性的机会, 但为吸引旅游者的城市再造却越来越相似, 明显地引起了“旅游泡”或“旅游飞地”<sup>[4]</sup>。那么, 应该怎么理解和解读旅游特色街区中旅游与地方性之间的这种悖论或矛盾?

现有关于旅游与地方性的研究, 更多聚焦在旅游发展对地方性的影响上<sup>[5]</sup>, 这些研究大多将地方看作是一种静态和固定的过程, 更加强调某一时间截面旅游对地方性的影响结果, 并且这种结果往往陷入积极—消极影响的简单概括, 而缺乏从“过程”

角度看待旅游背景下地方性的变迁以及背后的制度性逻辑机制。某种程度上,从过程与流变视角看待地方性,旅游对地方性的消费带来了地方性的消弭这种悖论可能就不再构成一种悖论性命题,而只是一种变化的趋势,这种变化本身没有好坏之分。本研究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立场,尝试分析旅游背景下特色街区的“非地方化”趋势。更进一步聚焦到旅游历史街区的文献,相关研究主要围绕旅游历史街区的保护与开发<sup>[6]</sup>、业态与更新<sup>[7]</sup>、发展模式<sup>[8]</sup>、商业化<sup>[9]</sup>等方面展开,缺乏地方性视角的投射以及深入探讨旅游发展对特色历史街区地方性变迁的影响机制。

基于此,本文从地方性的理论视角出发,以阳朔西街作为典型旅游特色街区案例,分析西街在旅游发展过程中的“地方性消弭”与“非地方”过程及其社会嵌入性成因,以期丰富旅游对地方性的影响研究,拓展过程与流变视角下的地方性变迁研究,并深化对旅游与地方性之间悖论关系的认识和理解。

## 1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1.1 地方性与无地方性

地方(place)的概念由来已久,一直都是人文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sup>[10]</sup>,自20世纪40年代由地理学者Wright提出,并意指地方作为主观性建构的区域<sup>[11]</sup>以来,地方的内涵在不同学术思潮下出现了不同的面向:传统区域地理学侧重对地方特殊性的描述;计量地理学强调均质空间中地点间关系的探究;人文主义地理学对地方意义、地方依附与情感,乃至地方是“在世存有”(being in the world)之所在的关键;以及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等立场出发的地方建构论观点,视地方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关系,乃至现代性/理性霸权建构的产物<sup>[12]</sup>。与地方最为相关的概念——地方性(placeness),即一个地方所具有的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特质,也具有不同学术范式下的具体内涵。概况来说,地方性有人文主义和结构主义地理学两个学派的解释<sup>[13]</sup>。人文主义强调地方的主体性(subjectivity),将地方性理解为一个地方的长期文化积累和居住于此的人与地方之间建立起的文化认同与情感联系<sup>[14]</sup>。该学派下形成了段义孚(Tuan)的“恋地情结”(topophilia)<sup>[15]</sup>、西蒙(Seamon)的“地方芭蕾”(place ballets)<sup>[16]</sup>,以及地方感、地方依赖、地方认同等相关核心概念。不同于人文主义对地方主体性的分析,而结构主义强调一个地区与外界

建立功能联系时所具有的差异性(difference)<sup>[17]</sup>,因而“一个地方的地方性由其在整个区域系统中的位置决定,而与子系统中的人群对地方的情感认同和主体意识没有关系,地方性不仅是区位、自然条件的差别,还是全球政治经济的整体格局所造就的”<sup>[18]</sup>。在该学派下形成了Entrikin的“地方间隙”(betweenness of place)<sup>[19]</sup>、Castells的“地方空间”(space of places)与“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sup>[20]</sup>、Massey的“全球地方感”(global sense of place)<sup>[21]</sup>等相关概念。

地方性的另一端是Relph提出的无地方性(placelessness),意指认同逐渐弱化并相对地方中的人失去意义的地方<sup>[14]</sup>,此过程是一种地方性消弭(placenessless)的过程。与无地方性意思相近的一个概念是人类学家Auge的“非地方”(non-place),主要指景观同质化与功能单一化的过渡性、移动性场所<sup>[22]</sup>,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非地方是一种无地方性的空间。类似的,还有Heyman在描述墨西哥地区本地建筑材料逐渐被外来标准化材料取代现象时提出的“去地方化”(delocalization)概念和Thomas基于去地方化所提出的“再地方化”(relocalization)<sup>[23]</sup>。此外,美国社会学家Ritzer在《虚无的全球化》(*The Globalization of Nothing*)一书中所提出的“虚无”(nothing)与“实在”(something)理论框架<sup>[24]</sup>也与人文地理学中的地方性与无地方性有异曲同工之妙。上面的概念虽然来自不同学科,并且在具体内涵方面有所差异,但都大致指向两个相对的面,即有主体意义和功能差异的场所空间与缺乏意义、特色的场所。值得注意的是,与丰富的地方性相关理论和概念相比,国内开展的实证研究却非常缺乏,处于刚起步阶段<sup>[25]</sup>。现有运用地方性相关概念理论进行的具体研究主要见于对古镇酒吧空间<sup>[1]</sup>、客栈民居<sup>[26]</sup>的“实在与虚无”分析以及星级酒店的“无地方性”解读<sup>[27]</sup>,更多的实证研究与其他类型旅游空间(如旅游特色街区)的无地方性或非地方解释有待开展与验证。

通过上面地方性的人文主义与结构主义两种理解以及相关概念(表1)解读,本文认为地方性应当从主体情感和特色差异两个面向进行定义,亦即一个地方要么具有主体意义上的情感认同与联系,要么具有功能物质上的差异;反之,既无主体情感也无特色差异的是一种无地方性空间,也可以说是与地方相对的“非地方”,从地方性空间变为“非地方”的过程即是“非地方化”。在人文主义和结构主

表 1 地方性相关概念

Tab.1 Relevant concepts of placeness

代表学者 Scholars	Auge	Relph	Thomas	Ritzer
相对概念 Relative concepts	地方 Place	地方性 Placeness	去地方化 Delocalization	虚无 Nothing
	非地方 Non-place	无地方性 Placelessness	再地方化 Relocalization	实在 Something

义的地方性综合理论框架之下,本文将具体运用 Relph 的地方三维度,即地方的物质环境 (physical setting, features or appearance)、功能活动 (observable activities and functions) 以及符号意义 (meanings or symbols)<sup>[14]</sup>,分析旅游特色街区的非地方趋势与过程。

1.2 嵌入、脱嵌与地方性

地方如何从地方性空间演变为“非地方”,这与社会脱嵌密切相关。美国社会学家 Ritzer 论述“实在”(something)如何变为“虚无”(nothing)时曾借用吉登斯的“脱嵌”(disembedding)<sup>[28]</sup>的观点,认为在现代技术的支持下,时-空分离导致了社会体系与其具体时空条件的脱域/抽离。实在通过抽象系统作用的抽离化而变为虚无:当实在割断了与传统所依赖的地域的有机联系,切断了与其历史、传统和人情联系的关系,成为了一个空壳的虚无,便能够无阻碍地存活于世界上的任何角落。Heise 在其《地方感知与全球感知》(Sense of Place and Sense of Planet)中援引“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的概念指出“原本联系地方的社会和文化实践已然脱离地方”,而地方将变得更加具流动性<sup>[29]</sup>。

与“脱嵌”“去疆域化”所对应的则是“嵌入性”。在地理学的文化转向过程中,新经济地理学强调“嵌入性”(embeddedness)<sup>[30]</sup>。“嵌入性”概念自 Polanyi 1957 年提出后便在诸多学科引起广泛影响,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从各自视角出发对嵌入性进行了不同的解释<sup>[31]</sup>。嵌入性具有多种嵌入类型,嵌入性已经从 Granovetter 的网络和关系嵌入性发展到制度嵌入性,并被视为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研究纲领<sup>[32]</sup>。制度嵌入性强调制度对组织形式和实践的解释力。在社会学的制度主义取向中,制度指代较为广泛,将文化本身也纳入其中,除了包括正式规则、规范之外,还包括“为人的行动提供‘意义框架’的象征系统、认知模式和道德模块”<sup>[33]</sup>。也有学者将文化近似等同于非正式制度<sup>[34]</sup>。基于以上所述,本文将制度脱嵌分为正式制度脱嵌和非正式制度脱

嵌两个维度,探讨西街的“非地方化”成因。结合前文的地方性理解视角与地方三维度以及这里的制度脱嵌概念,本研究提出旅游地的“非地方化”分析框架(图 1),以期尝试用于解释当前我国旅游古镇、历史特色街区等所普遍面临的从地方性空间演变为“非地方”的趋势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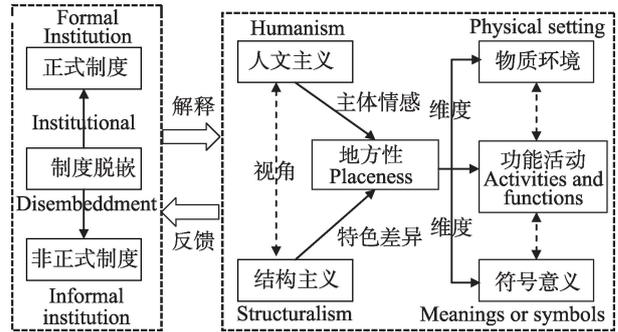


图 1 旅游地特色街区“非地方化”分析框架

Fig.1 A framework for ‘non-place’ tendency of tourism characteristics block

2 案例背景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透视的案例为阳朔西街。西街位于广西阳朔县城的西南部,因东临漓江而与东岭相对,故得名西街。自阳朔县城建立之初,西街便是县城的主要街道,明清时期的阳朔便因临靠漓江而成为往来商贾的必经之地,那时西街上就已是商铺林立、商贩云集。至民国初年,赣、粤、湘三省移民云集西街,更出现了“四大商号”和诸多会馆,成为阳朔县城最为繁华的商贸中心。从 1917 年左右基督教传入西街,到抗战时期“敌国人民收容所”的迁入,西街逐渐成为多国人员的集散点,也因此成为中西



图 2 阳朔西街平面示意图(自绘)

Fig.2 Plan sketch of Xijie

方文化汇聚交融的地方。自20世纪70年代初期国家正式对外开放旅游起,桂林山水作为国家名片而成为外事和政治接待的重要站点,至90年代期间,美国总统尼克松、卡特元首和政府首脑到西街参观游览,在国内外掀起一股阳朔西街热。

1984年,被誉为“全世界旅行者圣经”的《孤独星球》将阳朔收录其中,此时自助旅行在西方日趋盛行,1984年至1993年阳朔国外游客数量持续迅速增长,国外游客比重保持在30%左右。西方背包客被阳朔山水和生活方式所吸引,而西街是当时阳朔最繁华的商业区和居民区,靠近阳朔码头和纪念品市场,外事饭店也在附近,因此自然成为外国游客停留、住宿和消费的主要场所,平静而有韵味的小镇生活让众多外国游客成为“驻客”<sup>[35]</sup>。与此同时,为方便西方游客而制作的外语招牌和店面装饰纷纷出现,许多西方游客甚至在这里开酒吧、旅舍和咖啡店,新颖独特的店铺为西街增添了更多洋味,使得西街开始兼具地方特色和异国情调,而这也成为国内游客喜爱西街的重要原因,再加上阳朔秀丽的山水风光,从90年代中期,国内游客纷至沓来,尤其在2003年非典之后,国内游客井喷式增长,并远远超过国外游客。至2015年,阳朔旅游总人数达1304.9万人次<sup>①</sup>。有着1400多年历史的阳朔西街,在旅游发展后的短短几十年间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从本土商业街区到旅游特色街区,从“洋人街”到购物步行街。无论是景观、功能、形象还是地方文化,都在发生着深刻地变化。那么,西街的诸多变化是全球化背景下“地方性”的“迷失”还是地方的重构?有哪些具体的表征来对此进行判断?

本研究为解释性案例研究,试图以阳朔西街为典型案例,通过具体的分析来解释案例所呈现的典型现象,进而提炼出一般性的规律。研究者自2006年开始,持续十几年关注阳朔旅游可持续发展及其影响,对案例地十分熟悉。本研究正式田野调查于2014年11月和2015年4月在西街开展,共计30天,主要采用访谈和网络资料收集相结合的调查方法。访谈法试图从不同主体视角探讨西街的变迁、原因及评价,包括游客、政府工作人员、旅游经营者、本地居民等共计访谈30人。网络资料搜索主要调查游客对于西街景观、功能与形象等的感知与评价,搜索并整理蚂蜂窝网、百度旅游网及到到网共计3000多条评论。进而围绕研究问题,结合理论框架对资料进行文本分析。

### 3 流变的地方性：“非地方”表征与趋势分析

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本研究运用地方的物质

表2 受访对象信息表  
Tab.2 List of interviewers

编号 Number	性别 Gender	年龄 Age	身份 Identity	编号 Number	性别 Gender	年龄 Age	身份 Identity
LHP	男	40岁	本地经营者,酒店和饭店老板	CXY	女	约50岁	本地社区精英,学校老师
LJK	男	50岁	本地经营者,西餐馆老板	LHF	男	62岁	政府(旅游局)退休工作人员
LS	女	50岁	本地经营者,咖啡馆老板	MJ	女	33岁	外地人,酒店管理人员
HXY	男	40岁	本地经营者,餐馆老板	LXB	男	28岁	外地人,酒吧从业人员
ZS	男	约40岁	本地经营者,旅行社老板	SJS	女	30岁	外地人,纪念品店老板
MSF	男	约50岁	本地经营者,连锁餐饮老板	ZCZ	男	35岁	外地人,纪念品店老板
PDJ	女	约55岁	本地经营者,餐馆老板	MXY	男	26岁	北京游客,旅游规划公司职员
XJ	男	33岁	本地居民,滨江路附近	LY	女	25岁	上海游客,珠宝公司职员
WCL	女	30岁	本地居民,原住西街附近	WJH	男	23岁	上海游客,摄影师
MGY	男	约50岁	本地居民,文化工作者	WCL2	男	28岁	广州游客,中学教师
ZZ	男	38岁	本地居民,原住桂花路附近	LY	男	约40岁	广州游客,个体经营
MJK	男	55岁	本地居民,碧莲巷附近	SDD	女	24岁	桂林游客,策划公司职员
MG	男	30岁	本地居民,阳朔公园附近	FCB	女	24岁	桂林游客,银行职员
XG	男	50岁	本地社区精英,阳朔古建筑协会	KLY	男	38岁	成都游客,个体经营
LJ	男	45岁	本地社区精英,酒店老板	GHJ	女	29岁	南宁游客,无业

① 阳朔县政府工作报告(2016年)。

环境(physical setting, features or appearance)、功能活动(observable activities and functions)以及地方符号意义(meanings or symbols)<sup>[14]</sup>来进行具体的表征分析。虽然Relph的地方三维度与人文主义与结构主义两种视角并没有一一对应关系,但其维度内容囊括这两种视角的理解,并更具实证分析的操作性。不难理解,这三个构成部分其实分别对应着地方的景观形态、空间功能与文化意义维度。景观形态和空间功能是地方所具有的“地方性”的物质实体和外在表征,是地方作为意义空间的基本属性,它们既是文化意义的动因也是文化意义的媒介。有学者指出,老街区的改造在改变原来的景观及其表征的同时,会重新定义人们对其功能、景观形式、纪念性展示、甚至个人体验的认识<sup>[36]</sup>。景观与功能的演变使得空间的意义(meaning of space)也在不断发生重构<sup>[37]</sup>,甚至走向无地方性空间亦即“非地方”。下面将对朔阳西街的“非地方”表征及过程进行分析,并论述其所面临的“非地方”趋势。

### 3.1 景观形态和空间功能的嬗变

西街是一条长约800米、宽8米的S型街道,两侧是传统的桂北民居,旧时曾聚集有寺庙、书院、会馆、教堂等古建筑。在旅游开发后的1987年,当地政府将水泥路面的西街重新恢复为30年代的青石板路面,同时对两侧传统建筑进行小规模修整,使之更加“古色古香”。1984年到90年代中期的十几年间,西街一直作为西方背包客的聚集点,许多外国人在此休闲、停留甚至开店、生活,此时的西街出现了大量传统建筑但装饰风格极具西方风情的店铺,一类是本地居民经营的面向西方背包客的店铺,另一类则是驻留游客自营的店铺。新颖而奇特的店铺和中英文双语的标牌一时间成为西街的一道风景线,“没有饭店”、乐得法式餐厅、未来恩饭店、红星特快咖啡店等都是这一时期诞生的。也是在此期间,在西方游客和本地居民的共同倡导与推动下,西街由一条拥挤的市政街道变成步行街<sup>[38]</sup>,西方游客则是主要消费者。西方游客的生活方式逐渐演变成西街的独特氛围,呈现出一种中西合璧的文化意境。西街从一条传统的特色老街发展成一条充满异域风情和浪漫小资情调的“洋人街”。“西街”的“西”也由方位泛化为“西洋”。

随后的1999年9月到2000年底,西街经历了由政府主导的保护性整治,以对原建筑不“伤筋动骨”为原则,对年久失修和乱搭乱建的房屋进行改造,

整治后的街道建筑景观一律变为“小青瓦、粉白墙、坡屋面、木门窗、吊阳台、石板路、古街灯、隐管线”的桂北特色风格,整治之后的西街环境得到了改善。随着国内游客数量的“井喷式”增长,西街店铺数量快速增加,种类包括中餐厅、西餐厅、酒吧、咖啡馆、工艺品店、旅行社、旅馆、外语学校等。单是2000—2003年间,西街店铺就增加了100多家,并开始向其他街道扩散<sup>[39]</sup>。据调研,2015年西街正街一层共有商铺192家,其中酒店旅馆8家,饭馆25家,酒吧西餐厅37家,旅游纪念品123家,旅游咨询服务2家。现代化的购物和服务性商铺开始出现,连锁餐饮、连锁纪念品店等不断涌现,进而代替了传统的民族工艺店。传统的桂北民居建筑景观已经淹没在鳞次栉比的商铺和硕大的标牌后面,西街俨然成为一条繁华的都市商业步行街。

随着游客结构的变化和旅游发展条件的日益成熟,原有地方景观已被同质化的现代商业和旅游景观代替。与之相应的,西街也由旅游与本地人居住和谐共存的空间变成了完全意义上的旅游购物空间,兼具民族特色和异域情调的休闲氛围日渐淡化,转而充斥着大众游客的拥挤和喧嚣。正如一位本地经营者说的那样:“以前洋人来自世界各地,每条街都有外国人在那里坐着吃啊喝啊,现在你去走一下,就一个两个,就是卖热狗只剩下外国人了,所以它(西街)从原来的文化街变成一个商业街了,更确切说是一条酒吧街加上小商品批发市场”——LHP。

伴随着每年上千万人次游客到来的是外地资本的进驻,这使得西街铺面租金飞涨。近几年间,西街上的铺面如戏台一般,“你方唱罢我登场”,店铺频频易主。“我在那个地方做了10年以后,2005到2015年十年间那个地方换了六七个老板,一年半到两年换一个,换名字都换了四五个了,其实我们看着是繁荣其实是很虚的繁荣”——LJK。外国经营者逐渐退出西街,有人选择回国,也有人选择了租金相对较低且安静的周边街道甚至乡村。本地居民也在种种压力之下逐渐搬离西街,转而将店面租给外地人经营,竞争日益激烈,西街商业化气息加重,西街周边的建筑和活动空间更加拥挤。

### 3.2 文化意义的流变

意义既具体又抽象,抽象是因为意义与空间/地方联系在一起,空间/地方既是意义的载体也是意义的产物;具体是因为意义与形态/景观结合在一起。

而地方的文化意义并非不可化约的“超级机制(superorganic)”<sup>[40]</sup>,而是一种过程(process)<sup>[41]</sup>,景观除了是可视化的物质实体以外,更是景观面纱背后的权力关系与社会变迁,同时也是不同社会行动者(actors)对景观的“看的方式(ways of seeing)”<sup>[42]</sup>。因此,地方作为意义的承载体,同时也是意义的产物,意义的流变伴随着空间的重构。西街景观和功能的嬗变,也必然引起其地方意义的改变。

如游客们所描述的:“以前的西街更像是洋人街,是一个生活节奏很慢的休闲场所,也是人们去猎奇和参观的地方;现在的西街有点像是商业中心的感觉,大部分店铺都是在追求赚钱”——WXJ,“西街的LED广告牌在酒吧街附近有点多,作为一个古镇,应该突出一下古朴的感觉,体验到历史的沧桑感,过多的现代化的装潢会使得古镇失去原来的味道”——MXY也有游客在蚂蜂窝网的评论中表达了今昔对比后的失望:“02年来过,当时感觉相当不错,很有特色。人少,悠闲,安静,很多老外。这次来感觉很不一样了,满眼满街的啤酒鱼,芒果汁铺子叠着芒果汁铺子,酒吧边上还是酒吧。跟全国很多所谓古街一样,人太多,各种店铺都很商业化,实在不喜欢了。感觉颇为失望。”——蚂蜂窝网评论。作为历史街区的西街无疑曾是阳朔县城的地方历史文脉所在,是传承地方文化和塑造地方精神的“地方”存在,也因此避免了在城市化进程中被拆除的命运。而随着旅游的发展,西街也逐渐成为阳朔乃至广西的名片,成了地域旅游竞争的资本。传统建筑景观“修旧如旧”以后,强调“历史味道”的“旅游建筑”反客为主的将原始景观变成“孤岛”。大量本地居民迁出,街面全部变成各类商铺,而这些商铺面向游客而非本地居民,来自义乌等旅游商品批发基地的旅游纪念品、仿古文物充斥其中,琳琅满目。酒吧、餐馆、客栈等鳞次栉比,麦当劳、肯德基、屈臣氏等连锁品牌不断进驻,鱼疗馆、怪楼、星视界趣味蜡像馆等“外来品”层出不穷。而今天的西街似乎与全国的众多古城古街别无二致,也因此逐渐脱离了与地方历史和社会传统的联结。景观形态和空间功能的嬗变最终导致西街地方文化意义的流变,阳朔西街已经在向无地方性空间转变,也即出现“非地方”趋势。“真正的西街的意义没有了,那时候我们在西街里面可以三三两两的,坐坐聊聊,西街里面不是这种感觉的,现在人挤人”——WCL。

## 4 制度脱嵌:“非地方化”的成因

旅游发展背景下,阳朔西街为何逐渐从地方性空间演变为一种无特色差异、也缺乏当地居民主体情感的非地方,这种非地方化趋势是如何发生的?这里将从上文中所指出的制度脱嵌(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脱嵌)视角进行探讨和回答。

### 4.1 正式制度脱嵌:政府管制缺位

制度的嵌入对旅游地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sup>[43]</sup>,同时旅游活动也相应的嵌入到地方的制度框架当中<sup>[44]</sup>。制度嵌入对地方性的影响,一方面既可以为地方性的保护与延续提供制度保障,另一方面也可能因为地方政府过于强调经济利益而过度投资开发,从而破坏地方性。但对于阳朔西街案例来说,相比制度嵌入,制度脱嵌与政府管制的缺位更为明显。一般来说,在旅游地的演化过程中,政策、规划等正式制度往往是重要的外部约束来源。宏观和微观的正式制度自上而下地约束着政府和经营主体行为,保证旅游地方方面面的良性发展。然而,西街的情况则如一位本地社区经营者告诉研究者的那样:“其实你看1999年到2000年整治了之后西街已经很规范了,但是现在你再看又是有很多乱搭乱建,政府管不了了。以前6个城管就管了,现在是140个人五米一个都管不到。以前政府砍掉的半条街大家又堆回来了,一直是最头痛的事情,政府也没办法”——XG。当正式制度出现脱嵌的时候,地方景观、业态就会失去强有力的外部约束,进而出现空间的异化和混乱,正如在阳朔西街的发展变迁过程中,政府管制的缺位是西街出现“非地方”趋势的重要原因。一位退休政府工作人员说道:“我前后4次去过云南丽江,为什么丽江的管理要比这边有序的多,这个地方看起来这么乱。怎一个乱字了得啊,现在对西街实际上是多头管理,你说管各个部门都可以管,你说要扯皮推诿的话每个部门都可以推诿”——LHF。

1999年,政府主导的西街整治性项目使得西街保持了地方原有的特色,吸引了大量生活方式型小企业主,旅游经营业态和地方文化氛围都在规划制度的嵌入下良性发展。而随着国内大众游客的蜂拥而至和外地资本的进入,政府在随后的发展中由于业态规划的缺乏、机构与人员编制的不足等原因一直处于缺位的状态,既没有有关西街针对性的管理规定,也没有落地实施的专业规划,导致西街在

市场的自由发展下出现业态混乱、房租疯涨等问题并呈恶性循环之势。而对于制度的缺位,本地精英在指责政府管理能力的同时也能够理解政府的难处,而政府表达更多地也是对现状的无奈:“其实阳朔的发展很难回到先前的良性发展,原因就是政府放的太快了,每个领导都想在最快的时间做出政绩,所以他们就会找一些找钱快的事情来做,要么就不做,一年听二年看三年小做点事就走了,在这个市场发展态势中,政府是裁判员,你不吹哨子就乱了,没有政府这个裁判员。有些事我在旁边看一下,等你们先搞一下,大难大治已经治不了了”——LJ。

#### 4.2 非正式制度脱嵌:地方主体与文化的挤出

文化是地方性的核心要素,传统文化生态、本地居民的文化观念等都在地方性的塑造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在西街的发展演化过程中,文化的脱嵌成为其出现无地方性趋势的重要原因。

首先,中西合璧的西街地方文化被单纯的商业文化所替代,成功塑造了西街中西文化和谐生态的本地社区精英和外国经营者逐渐退出西街,选择退到租金相对较低且相对安静的周边街道甚至乡村。本地居民纷纷搬离,西街则成为外地人占据的商业空间。在这里,地方主体的被挤出构成了空间文化被替换的直接原因,进而加剧和加速了西街的非地方化。而地方主体的退出则主要由于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高租金的经济利益驱使,另一方面则是业态改变导致的西街吵闹不宜居。在对本地居民访谈中,两方面原因均得到证实。有人说到:“西街桌子那么大一块你想想一个月多少钱租金,完全看不懂,一个平方一年是五万块,但其实这个价格在北京上海不算贵啊,所以就很多外地老板进来租嘛,但本地人是租不起的,所以现在西街人全都退出西街了”——MGY,“你去看一下西街里面,百分之九十不是本地人,除了个别酒吧是本地人在经营,你看哪还有店是本地的,以前我朋友在里面开咖啡店最后变成别人的KTV了,落脚的地方都没有”——ZZ。在与本地小微企业主召开的沙龙中,Lisa说“我是坚持到最后一个离开西街的”,离开的理由则是因为西街“实在太吵”。由此,资本因素和环境因素的合谋导致了本地人和西方“驻客”的离开,进而使得西街从地方文化中脱嵌,空间的文化意涵被掏空,转而被毫无特色的现代旅游和商业文化所取代。

其次,经营同质化、商品无地方特色且千奇百怪对西街的地方文化存在挤出效应。一方面,西街

上不断出现连锁经营的现代商业业态,如“芒果帮”“肯德基”等,即使是带有地方特色的啤酒鱼也出现标准化的连锁经营如“大师傅啤酒鱼”。西街上的啤酒鱼就有11家,家家自称“最正宗的啤酒鱼”;另一方面,旅游纪念品多为全国各地都能买到的旅游纪念品,如手链、扇子等,同时,西街还出现了国内外其他旅游地的标志性产品,如“霜淇淋”“蜡像馆”“鱼儿吻”“桂花饼”“剁椒”等,这些原本在其他旅游地十分受宠的旅游商品或产品在西街得以复制,即使他们与西街没有半点关系,如今却同样大受欢迎。“很多东西都是义乌批发,全国旅游地都有,在全国其他旅游城市很成功的東西一下子全部都带来了,所以现在就很多开拓者就离开西街了,包括一开始的外国经营者。西街已经坐不下了,都是在走,被推着走,走完一圈就完了”——HXY。

此外,近年来西街上的酒吧得以快速扩张。2003年,阳朔西街的旅游小企业以旅游商品销售为主,约占总数的56.03%,而酒吧仅有9家<sup>[39]</sup>。而到2014年调查期间,阳朔西街的酒吧数量已经达到38家。而游客对于西街的认知中,“酒吧街”成为典型形象。蚂蜂窝网游客对西街的近1300条评论中,有662条提到西街的酒吧。如网友“达仔达”(2012/1/18)写到:“晚上,跑到了西街,瞎逛。随处都是酒吧,名副其实的酒吧街。”网名为“意啊意啊婧”(2013/2/27)的网友写到:“酒吧是西街的名片,晚上的西街的热闹气氛,很大一部分是靠酒吧带动的……”夜晚的西街已经完全变成一条热闹的酒吧街,灯红酒绿的吵闹完全替代了浪漫悠闲的情调。

在Ritzer看来,这里提到的连锁经营的业态、同质化旅游商品、酒吧等都是现代社会中的“虚无之物”,他们脱嵌于地方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脱嵌便意味着具有了普遍和普适的意义,因此,“脱嵌”与“流动”就具有选择性亲和。伴随着时空压缩的背景下诸多社会要素的流动,“虚无之物”的快速流动挤压曾根植于地方的“实在之物”。越是脱嵌的产品,其流动性就越强,而伴随着脱嵌产品的大规模扩散,世界各地越来越在这类产品的消费上显示出趋同<sup>[45]</sup>。人、商品、服务在流动中变得趋向于“无地方性”,旅游地进而呈现“非地方”的趋势。回到西街来看,旅游商品的快速更新与同质化似乎是能被解释的,脱嵌产品的流入势必对传统造成挤压,导致本地传统的裂变或边缘化。无论是异地复制的旅游业态和商品,亦或是吵闹的酒吧,都脱嵌于西街的本地文化,因此他们的繁荣和扩张所

表征的并非西街的地方性,更多的是与其他旅游地并无二致的现代旅游消费文化,而西街也在此过程中逐渐走向“非地方”。

## 5 结论与讨论

在大众旅游市场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西街经历了从“其他地方有的西街都有”到“西街有的其他地方都有”。直至今日也仍在经历着快速的商铺更替和日趋严重的同质化经营,无论是传统地方建筑景观还是背包客大本营时期的中西交融的文化生态景观都已被千篇一律的现代商业和旅游景观代替。西街已不再是居民的日常生活空间,也不再是中外文化融合的特色旅游空间,空间功能发生质的改变,西街的地方意义随之发生流变。从嵌入性的视角来看,制度脱嵌可以作为解释西街由地方性空间转向无地方性空间的趋势的原因。正式制度和地方文化脱嵌后,无地方性的人和物因为更具流动性而加剧了西街的“非地方”趋势。这种非地方趋势是流动性的全球化空间实践所带来空间同质化,其结果便是地方性流变。当人、资本的流动与地方的相对固着发生普遍危机时,地方便发生了伴有“非地方”趋势的变迁与重构。而旅游发展的过程中如何保护地方性?从本研究的理论视角和结果出发,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有效的嵌入或许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对地方性起到保护作用,但需要指出的是,不同发展过程的旅游地所导致非地方化的因素可能不同,更系统可靠的结论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进行验证。

而这种趋势是绝对的吗?答案应当是否定的。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所提出的“进步的地方感、全球地方感”等观点认为地方应当是开放性、动态性和富有内部多样性的,地方和非地方都是动态的和变化着的过程<sup>[25]</sup>。并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无地方性和非地方,这更多是一种过程与趋势,放在历史长远维度看,也不排除虚无的非地方转化为实在的地方。

当然我们同时要问:非地方趋势可以刺激地方性的觉醒吗?现象学家Edward Casey在《回到地方》(Getting Back Into Place)中指出,当代全球化、媒体网络及社会的流动在导致了人的错位的同时也让人们在过去的15年中加强了地方意识<sup>[46]</sup>。而社会学家Ritzer则认为,虚无的全球化时代条件下,地方性的复苏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任何地方性东西

的复苏,特别是那些成功的地方性东西,都很有可能被增长全球化,从而失去它们的本地特征;即使虚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实在的复苏,也并不是长远之势。在旅游发展的情境下,旅游活动的产生和旅游地核心竞争力都有赖于地方所具有的地方意义、特征和空间差异,因此我们需要关注旅游地所面临的现代性所造成的空间与地方的同质化趋势,尽管不能绝对否认“非地方”也可能存在诸多积极的意义,但也需要呼吁保护和拯救旅游地的地方性和本真性,以促进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

###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Sun Jiuxia, Wang Xinrui. The “nothing” and “something” during the cultural changes in Lijiang Ancient Town: A case study of ancient town’s bars[J]. *Tourism Tribune*, 2012, 27(9): 73-83. [孙九霞, 王心蕊. 丽江大研古城文化变迁中的“虚无”与“实在”:以酒吧发展为例[J]. *旅游学刊*, 2012, 27(9): 73-83.]
- [2] Wu Wenjia, Yuan Zhengjie. Commercialization, subjectivity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placeness—Remaking of water-splashing festival in Dai Nationality Garden of Xishuangbanna [J]. *Tourism Tribune*, 2013, 28(4): 14-15. [吴文佳, 袁振杰. 商品化、主体性和地方性的重构——再造的西双版纳傣族园泼水节[J]. *旅游学刊*, 2013, 28(4): 14-15.]
- [3] Lu Yang. The post-modernity dimension of space and place[J]. *Academic Research*, 2009, (3): 128-133. [陆扬. 空间和地方的后现代维度[J]. *学术研究*, 2009, (3): 128-133.]
- [4] Wood R E. Caribbean cruise tourism: Globalization at sea[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0, 27 (2): 345-70.
- [5] Jiang Liao, Su Qin. The impact of tourism to placeness in ancient town: Multiple cases in Zhouzhuang[J]. *Geographica Sinica*, 2016, 36 (5): 766-771. [姜辽, 苏勤. 旅游对古镇地方性的影响研究——基于周庄的多案例考察[J]. *地理科学*, 2016, 36(5): 766-771.]
- [6] Xu Xiaobo, Wu Bihu. Interference between historical district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living environment transformation: A case study of “Shuangdong”, Yangzhou[J]. *Human Geography*. 2013, 28(6): 133-141. [徐小波, 吴必虎. 历史街区旅游开发与居民生活环境发展研究——以扬州“双东”历史街区为例[J]. *人文地理*, 2013, 28(6): 133-141.]
- [7] Zhao Mengni, Zhong Yongde. Comparative study on industrial form of tourism characteristics blocks: A case of Xibujie, Zhangjiajie and Xijie, Yangshuo[J]. *Journ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estry and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3, 7(3): 6-8. [赵梦妮, 钟永德. 旅游特色街区业态比较研究——以张家界溪布街和桂林阳朔西街为例[J].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 7(3): 6-8.]
- [8] Niu Yu, Wang Degen. Influence mechanism and innovation of tourism development pattern of historic street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ourists: A case of Pingjiang Road of Suzhou[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5, 34(1): 181-196. [牛玉, 汪德根. 基于游客视角的历史街区旅游发展模式影响机理及创新——以苏州平江路为例[J]. *地理研究*, 2015, 34(1): 181-196.]

- [9] Bao Jigang, Lin Minhui. Study on control of tourism commercialization in historic town and village[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69(2): 268-277. [保继刚, 林敏慧. 历史村镇的旅游商业化控制研究[J]. 地理学报, 2014, 69(2): 268-277.]
- [10] Johnston R J. *Philosophy and Human Geography*[M]. Cai Yunlong, Jiang Tao, tran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9: 9. [约翰斯顿. 哲学与人文地理学[M]. 蔡运龙, 江涛, 译. 北京: 商务印书局, 2009: 9.]
- [11] Wright J, Terra I. The place of imagination in geography[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47, 37: 1-15.
- [12] Cresswell T. *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M]. Oxford: Blackwell, 2004: 51.
- [13] Zhou Shangyi, Yang Hongyan, Kong Xiang. The structuralistic and humanistic mechanism of placeness: A case study of 798 and M50 art districts[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1, 30(9): 1566-1576. [周尚意, 杨鸿雁, 孔翔. 地方性形成机制的结构主义与人文主义分析——以 798 和 M50 两个艺术区在城市地方性塑造中的作用为例[J]. 地理研究, 2011, 30(9): 1566-1576.]
- [14] Relph E. *Place and Placelessness*[M]. London: Pion, 1976: 55-56; 79-121; 45.
- [15] Tuan Y F.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M].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74: 1-245.
- [16] Seamon D. *A Geography of the Lifeworld: Movement, Rest & Encounter*[M]. London: Croon Helm, 1979: 56.
- [17] Cooke P. *Localities: The Changing Face of Urban Britain*[M]. London: Unwin Hyman, 1989: 24.
- [18] Cochrane A. What a difference the place makes: The new structuralism of locality[J]. *Antipode*, 1987, 19(3): 354-363.
- [19] Entrikin J N. *The Betweenness of Place: Towards a Geography of Modernity*[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 6-23.
- [20] Castells M.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M]. Cambridge, MA: Blackwell, 1996: 594.
- [21] Massey D. A global sense of place[A]//*Space, Place and Gender* [C].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4: 146-156.
- [22] Auge M. *Non-places: Introduction to An Anthropology of Super Modernity*[M]. London: Verso, 1995: 77-79.
- [23] Thomas P. Conspicuous construction: Houses, consumption and “relocalization” in Manambondro, Southeast Madagascar[J].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1998, 4(3): 425-446.
- [24] Ritzer G. *The Globalization of Nothing*[M]. Shanghai: Shanghai Yiwen Publication, 2004: 2-27. [乔治·里茨尔. 虚无的全球化[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2-27.]
- [25] He Hanlin, Cai Xiaomei. Progress and Enlightenment on Placelessness and Non-place in the Foreign Geographical Studies[J]. *Human Geography*, 2014, 29(6): 47-52. [何瀚林, 蔡晓梅. 国外无地方与非地方研究进展与启示[J]. 人文地理, 2014, 29(6): 47-52.]
- [26] Sun Jiuxia. The “nothing” and “something” during the cultural changes in residence: A case study of inns in Lijiang Ancient Town[J]. *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4, 36(6): 67-74. [孙九霞. 民居文化变迁中的“虚无”与“实在”——以丽江古城客栈为例[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36(6): 67-74.]
- [27] Cai Xiaomei, He Hanlin.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of modern urban high-star level hotels: Case studies in Guangzhou[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6, 71(2): 322-337. [蔡晓梅, 何瀚林. 广州市高星级酒店地方与无地方的建构及协商[J]. 地理学报, 2016, 71(2): 322-337.]
- [28] Beck U, Giddens A, Lash S. Translated by Zhao Wenshu.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olitics, Tradition and Aesthetics in the Modern Social Order*[M].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1: 116-130. [乌尔里希·贝克, 安东尼·吉登斯, 斯科特·拉什著. 赵文书译. 自反性现代化: 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116-130.]
- [29] Heise U K. *Sense of Place and Sense of Planet: 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of the Global*[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51.
- [30] Zhou Shangyi, Tang Shunying, Dai Juncheng. Identification of significance of the concept of place to branches under human geography[J]. *Human Geography*, 2011, 26(6): 10-13. [周尚意, 唐顺英, 戴俊骋. “地方”概念对人文地理学各分支意义的辨析[J]. 人文地理, 2011, 26(6): 10-13.]
- [31] Huang Zhongwei, Wang Yulu. A review of social embeddedness theory in economic behavior[J]. *Foreign Economics & Management*, 2007, 29(12): 1-8. [黄中伟, 王宇露. 关于经济行为的社会嵌入理论研究述评[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07, 29(12): 1-8.]
- [32] Wang Ning. *The Institutional Embeddedness of Consumer Behaviors in Urban China*[M].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14: 17-64. [王宁. 家庭消费行为的制度嵌入性[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17-64.]
- [33] Chen Jiagang.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J]. *Marxism & Reality*, 2003, 14(6): 15-21. [陈家刚. 全球化时代的新制度主义[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3, 14(6): 15-21.]
- [34] Dequech D. Cognitive and cultural embeddedness: Combining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economic sociology[J].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2003, 37(2): 461-470.
- [35] Yang Hui, Ling Wenfeng, Duan Ping. Residential Guest: An intermediate between the host and the guest: A study of Dayan, Shuhe of Lijiang, and Shaxi of Dali in the perspective of tourism anthropology[J]. *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2, 36(5): 44-50. [杨慧, 凌文锋, 段平. “住客”、“游客”“东道主”之间的类中介人群——丽江大研、束河、大理沙溪旅游人类学考察[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36(5): 44-50.]
- [36] Latham A, McCormack D, Mcnamara K, et al. *Key Concepts in Urban Geography*[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9: 145.
- [37] Zhou Shangyi, Wu Liping, Yuan Weichao. The Relation of landscape representation power and local culture succession: A case study of landscape changing in an Old Commercial District of Beijing[J]. *Human Geography*, 2010, 25(5): 1-5. [周尚意, 吴莉萍, 苑伟超. 景观表征权力与地方文化演替的关系——以北京前门一大栅栏商业区景观改造为例[J]. 人文地理, 2010, 25(5): 1-5.]

- [38] Zhang Yuantao, Huang Weilin, He Jintao, et al. *Zhong Guo Xianyu Lvyou Dianfan: Yangshuo Xianxiang*[M]. Guilin: Lijiang Publication, 2007: 2-4. [张源涛, 黄伟林, 何金桃, 等. 中国县域旅游典范: 阳朔现象[M].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07: 2-4.]
- [39] Qiu Jiqin. *A Study on Small Tourism Entrepreneurs: The Case of Xijie, Yangshuo* [D].Guangzhou: Sun Yat-sen University, 2004. [邱继勤. 旅游小企业发展与影响研究——阳朔西街案例[D]. 广州: 中山大学, 2004.]
- [40] Duncan J S. The superorganic in American cultural geography [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80, 70(2): 181-198.
- [41] Cosgrove D E. *Social Formation and Symbolic Landscape*[M]. London: Croom Helm, 1988: 40-64.
- [42] Li Leilei. Re- constructing the research frame of Human Geography from perspectives of New Cultural Geography[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4, 23(1): 125-134.[李蕾蕾. 从新文化地理学重构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框架[J]. 地理研究, 2004, 23(1): 125-134.]
- [43] Roxas B, Chadee D. Effects of formal institutions 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tourism sector in the Philippines: The mediating role of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J]. *Tourism Management*, 2013, 37(10): 1-12.
- [44] McLennan C L J, Ritchie B W, Ruhanen L M, et al. An institutional assessment of three local government-level tourism destinations at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J]. *Tourism Management*, 2014, 41(2): 107-118.
- [45] Wang Ning. The globalization of consumption: View divergence and theoretical reconstruction [J]. *Academic Research*, 2012, 43(8): 30-42. [王宁. 消费全球化: 视野分歧与理论重构[J]. 学术研究, 2012, 43(8): 30-42.]
- [46] Tang Jiannan, Guo Qiqing. The loss of "sense of place": Re-reading *Winesburg, Ohio* [J]. *Foreign Languages Research*, 2011, 28(3): 98-102. [唐建南, 郭棲庆. “地方感”的失落: 重读《俄亥俄州瓦恩斯堡镇》[J]. 外语研究, 2011, 28(3): 98-102.]

## The De-localization Tendency of Tourism Street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Disembeddment

SUN Jiuxia<sup>1,2</sup>, HUANG Xiubo<sup>1,2,3</sup>, WANG Xueji<sup>1,2</sup>

(1.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2. Center for Tourism, Leisure & Social Develop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3.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Guangzhou 510320, China)

**Abstract:** Both conflict and integration exist between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special local characteristics. Tourism emerges from unique local characteristics, but also promotes the rapid modern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of local areas, thus gradually eliminating local characteristics and creating more places with placelessness. As for the typical case of Yangshuo West Stree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rend toward non-place of this featured street at a tourist destination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theories on local characteristics and non-place through observation, in-depth interviews and text analysis, and analyzes the causes of the emergence of "de-Loc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embeddedness. The results show that with the changing condition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the original local landscape morphology and spatial functions of West Street have changed fundamentally, homogenized space practices have disconnected the local area from local history and social traditions,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local culture has also changed over time. Therefore, the local area shows trends of non-place, and institutional disembeddment can be deemed as a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for such a trend. Formal institutional disembeddment reflects a lack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and informal institutional disembeddment mirrors a lack of local culture, both of which have accelerated the emergence of the non-place of West Street. This study, which focuses on the trend of non-place faced by featured streets at tourist destin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zation and mobilization, serves as an empirical supplement to theories about local characteristics and non-place and helps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and local characteristics, thus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ourist destinations.

**Keywords:** place; non-place; institutional disembeddment; tourism characteristics block; Xijie Yangshuo

[责任编辑: 刘 鲁; 责任校对: 吴巧红]